

这几天街市上日新月异,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郁了。小时候一些过年的记忆,常常浮现在脑子里。

当年,每到腊月十几,村子里的石碾石磨就进入了忙碌阶段,有的人家白天排不上队,只好晚上点着马灯来忙活。我睡下了,还能听见回荡在村子上空吱吱扭扭的声音。

大人们没明没夜地忙活着,倍感时间不够用;我们孩子们却与父母唱着反调,在扳着指头数日子,盼望着春节早点儿来临。村子里的风俗古朴而久远。大年初一早晨,家家要给上辈老人送磕头饺子。老人们也会把预备好的零票子从毡子底摸出来给孩子们发压岁钱,侄儿五毛,外甥三毛,关系远点儿的给一两毛,也有一毛不给的。当初,谁能挣到一块钱,那绝对是大大面额的压岁钱了,这孩子往往要举着票子,做出笑傲群雄的样子来。我们村里年景好点,一个劳动日能分五毛钱,算是那一带分值高的村子。

过年了,孩子们都喜欢去给长辈磕头,这是一种沿袭久远的传统礼节,懂懂事起就开始接受父母的言传身教。孩子们磕头即便挣不到压岁钱,也可以吃到花生、瓜子、糖果,还可以拿到油炸的“喜果子”。喜果子是乡亲们只有过大年才制作的一种传统食品,它用两种面做成,一种是放着鸡蛋的白面,一种是放着软糯水的黑面。开始分别擀开,再叠起来打造成三角形长条状,接着用刀切成片儿,接着一个一个圆着捏起来,放进油锅里炸熟,整个过程就完成了。喜果子看起来黑白分明,吃起来又香又甜,是大人孩子非常喜欢的过年食品。磕头多的孩子,拿的喜果子也多,手里放不下,就找一根荆条串起来,边吃边走,招摇过市……

磕头,也不只是孩子们的事情,只要有上辈老人健在,父母也要去磕头拜年。我们村子位于太行山狭长的“河歧沟”里,大山阻隔,交通不便,形成了“闺女不出村,亲戚连亲戚”的局面。村里一千多口人,不是沾亲就是带故,几乎都有亲戚关系。就拿我来说,大年初一需要磕一百多个头,早晨刚穿上的新裤子,到中午回家,两个膝盖已经灰不溜丢的了,使劲拍打也不顶用。

刚结婚的新媳妇,只有第一年认识亲戚时需要新郎带着出去磕头外,一般磕头拜年都是男人们的事。孩子们辈分低,需要磕头的人就多。大年初一早上,早早就被父母叫起来,跟着大人先到院子里,给“天地爷”烧香磕头;再到屋里,给供奉祖先牌位的“老人堂”上香磕头。饺子煮好了,父母亲离开灶台,端正正坐在一边,等待着子女们磕头。孩子们规规矩矩给父母磕过头,颈上发的压岁钱,就抓紧吃饺子,以便早点出去去亲戚家磕头。相对来说,大人们比较消停,只等把家里收拾得当了,才慢慢腾腾出去,到上辈人家里磕头拜年,也好借这个一年中最清闲的日子送去问候,老人享受到了应有的尊崇,亲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。

俗话说:“穷人膝下有黄金,跪天跪地跪双亲。”磕头,是一种古老而庄重的仪式,也是中国人心目中规格最高的礼仪。那年,我到湖南凤凰一带旅游,见到很多百姓家中供着一个帖子,上书“天地君亲师”。他们讲,逢年过节全家人都要给这个帖子磕头,意在告诉人们要有所敬畏,要学会感恩。

我们全家来县城生活已有十几个年头了,城里人都在追求现代化,对传统节日冷淡了不少。每年春节,周围邻居忙着备办吃喝,忙着玩耍,孩子们不再给长辈们磕头,只是没有忘记向大人要压岁钱。想想老家,看看眼前,我常常会产生一种错位的感觉:孩子们不知尊敬父母老人,传统的孝子贤孙没有了,而“啃老族”与日俱增,父母沦为“孝子”的现象似乎越来越多。

还好,因为我和妻子是一个村子出来的,在自己小家庭里还保留着村里的传统。大年初一早上,我们仍要祭天祭地祭祖宗牌位,磕头是顺理成章的事儿。孩子们曾在老家生活过,懂得磕头的规矩,给我和妻子磕头虽不算积极踊跃,但还是要中规中矩来完成这个传统礼仪,等他们磕过了头,我们才去给压岁钱。

我家的一做法,遭到过同事和邻居们的非议,认为都什么年代了,还要让孩子们磕头,实在有点儿落后。

我却不那么看。每年的春节,不只是全家团团圆圆吃吃喝喝,也不只是讲穿讲戴、放鞭炮,其中还应该包含许多重要的内容,比如忆传统讲家风、知恩情报答、明辈分排大小等等内容就缺少不得。

过年了,面对着自己上辈亲人、恩人,一个头郑重重重磕下去,跪拜者表达的是孝敬与尊崇、感恩与报答、钦佩与折服,受拜者收获的是快慰与喜悦,思考的是权利与义务,打造出来的是榜样与表率。磕头,这个简单而古老、庄重而虔诚的仪式,传达出了许许多多厚重的文化意义,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明确的界定或严肃的提示。

我们周边邻国,如韩国、朝鲜、越南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国家受历史的影响也要过春节,大年初一这天他们特别讲究祭祖,有的也要给尊长叩头拜年。

今天的中国,是五千年历史中国的延续;今天的我们,是炎黄子孙的一代传人。我们不应该让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民族继续兴旺发达下去,还应该把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保护传承下去。

最近高兴地获悉,我们老家一带,已经有好几个村子入选了“中国传统村落”和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,不用说,春节的传统民俗礼仪也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与保护……

## 捉错园

秦殿杰 (542)  
“凭心静气说几句”,  
“凭”字是错误;  
心情平和很冷静,  
正写是“平心静气”。  
\*词典没有“凭心”词,  
“凭”字不能代替“平”。  
(543)  
“莫悲伤节哀顺便”,  
“顺便”二字是大错;  
死者已去莫悲伤,  
正写是“节哀顺变”。  
\*节,节制;顺,顺应;

变,变故;节制悲哀。顺应变故,不是“顺便”,“节哀”与“顺便”不能搭配。  
(544)  
“付出不要的价钱”,  
句中“要”字错难看;  
费用、价格很可观,  
正写应当是“不菲”。  
\*竖:扬名、蜚声文坛;菲:价格,费用。“竖”不能取代“菲”。“菲”字不能取代“不菲”。  
(待续)

# 大年初一要磕头吗

人惊讶的能力,在这个小区,他已经有十几个来自河南的朋友。这些人也都和他一样,从老家来到广东,和子女住在一起。他们用家乡方言交谈,彼此分享对大都市的看法,也交换一些对子女的意见。他知道这些人现在住几栋,甚至他们的单元和房号,他也知道他们老家在哪里,曾从事过什么职业。

他们的社交范围甚至扩展到其他小区,他们会在市政广场上碰面交谈,这不是什么事先约定的聚会,但是他们总能碰到彼此。在去饭店吃饭的路上,我们碰到一个道路清洁工,母亲亲切地和她打招呼,那也是一个河南老乡,在这里不甘心闲着,就去找到了一个打扫的工作。这样的交流,给了他们特别的温暖:尽管生活在一个粤语背景下完全不同的环境中,他们仍然精心构筑了一个河南人的小世界。儿女们奔忙在外,没有时间关照他们的内心,也很少有人注意到,失落的父母们已经团结起来,打造了一个抱团取暖的共同体。

这个发现让我陷入长久的思考。在我所居住的小区,可能也有这样的共同体存在,只不过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而已。我不知道小区里居住了哪些人,连同一楼层的邻居都认不全。我们有小区业主群,但是大家都共同点,也不过是“业主”这个身份而已,那个由房贷和房产证所标注的身份,也和这样东西同样私密。我们都是孤零零的个体,而我们已早已习惯了这种处境。我们在业主群里纵论天下,我们是一个一个ID,却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是谁。我曾在一个酒局中遇到了同一小区的邻居,在那之前,我们根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。那一晚,我们一起开车回家,就好像一个村的邻居一样。

# 在他乡寻找故乡

周日的晚上,父亲早早宣布:“我等下要看梨园春。”这是河南台一档戏曲选秀节目,坚持了十几年,大多时候都在周日晚上播出。节目开始,父亲能够认出所有的评委,有专业演员上台为小选手拉票,他甚至能说出那个演员的工作单位,“省豫剧三团的团长”。这是父亲坚持看了十几年的节目,早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,老家才用上电,父母买了一台电视,他们看电视的时候,更关心我和弟弟所在城市的天气预报。如今,在广东,他们关心的仍然是老家的天气。

尽管已经好几年都不做农活,但是父母仍然喜欢收看天气预报。除了晚上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,也要看第二天中午的天气预报。气温升降,是否降雨,他们仍然关心庄稼会不会遇到干旱。谈起一个自杀的邻居,父亲准确说出了时间:那是1994年,就是秋天庄稼绝收的那一年。母亲会补充一句:她喝药是一个晚上,从家里出去半天没回来,她家养的牛一直叫。

我发现,他们住在佛山的小区,仍然按照老家的方式在生活。早饭是稀饭和馒头,我来了,他们会炒一盘鸡蛋,这可是小时候在老家最高的待遇,和印象中的一样好吃。父亲会走上几公里,去一个大超市买馒头。买菜的时候,父亲总是购买老家也能吃到的那几种,他总是抱怨物价太贵,参照物是老家镇上的菜市场。在广东,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粤菜的影响,坚持按照老家的方式在烹饪。

这个新小区很大,有30多栋楼。父亲很快就找到了同类,他从邻居中辨认出了河南老乡。这是让

# 父亲的胡琴

村里的老人提起。

当时,父亲是烟台日报总编辑,刚满26岁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不论家住太平街还是虹口路,父亲的房间总是放着一把二胡。已经在烟台市委宣传部工作的父亲,只要有闲暇,就会端坐在椅子上,挽起二胡,先是衔一枚口哨般的黑色校音器调弦,“嘟嘟”地发出A的音调;再用松香在琴弓的马尾上来回抹擦,拉的曲子,除了传统京剧唱腔的伴奏音乐,就是经典的二胡独奏曲。优美的琴声,氤氲着我们姊弟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……

小学还没读完,文化大革命就来了。

在那些荒唐的岁月里,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父亲首当其冲遭受冲击。父亲的琴收了起来,也不知道被藏到那个角落;熟悉的琴声消失了,我们常常看到的,是批斗游街后父亲疲惫的脸色,和不时发出的无奈的叹息。

后来,父亲进了地州市郊小沙埠的五七干校。那里是参加生产劳动改造思想的所在,自然,琴与音乐是多余的。

父亲在干校,不常回家,闲置的二胡就成了我无聊时取乐的物件儿,平时也跟几个爱好音乐的同学一起捣鼓琢磨。或许是自幼耳濡目染,过了两年,我就能照着乐谱,演奏难度较高的二胡独奏曲(赶集)了——当然,那个时候,这样的曲目还属于“封资修”的作品,只能背着人偷偷练习。

1970年的初冬,我夹把二胡参加了部队招考文艺兵的面试,竟然被录取了。不满16岁的我,成了部队文艺宣传队的一名乐手。

翌年,父亲离开干校,担任了市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的负责人。有一次,我趁着到烟台购买乐器的机会,回到东南台子的新家,还给父亲拉了一曲刚刚学会的刘天华的著名二胡独奏曲《良宵》,父亲听了,并没有作声。

“这样的曲子,自己练练琴还可以,尽量别在外人跟前拉。”回部队前,父亲挺严肃地嘱咐我。我知道,刚刚恢复工作的父亲,对阳时的社会文化氛围还心存隐忧,不得不谨慎小心。

尽管如此,父亲对我在部队从事的文艺宣传工作还是很在意的。

有一次给父亲写信时,不自觉地提到,部队宣传

张丰

我去看住在广东的父母,他们在佛山帮弟弟带小孩,已经在那里住了一年。车停在小区门口,我就看到父母在那里等候。广东也遭遇多年不见的寒流,但是太阳很大,他们在小区门口晒太阳的样子,很像在河南老家自家门口,安详自在。

这场景让我想起读高中的时候,通常每个月回一次家,父母总是会坐在村子的西头等我。到大学时回家改成了一年两次,那时还没有手机,他们无法掌握我到家的确切时间,也许会在村头待上两三个小时。他们在那里和住在附近的人聊天,虽然比大多数人穷穿,但是他们很自豪:儿子从远方回来,这是多有意义的事啊。

他们一定把弟弟现在居住地小区当成老家的村庄了,所以,他们看到我下车,也是问了一句:“回来了?”回来,听到这个词我心头一震。他们所理解的“回家”,从来不是回到村庄或者院子,而是回到自己身边。我从四川到广东,也可以被理解为“回家”,对他们来说,这应该是一种进步。要知道,前两年他们还很顽固,非要居住在老家不可呢。

母亲今年已经70岁,她依然希望一两年后回到老家居住。我拿今年的寒流来劝她:河南今年可是要零下十几度呢。她回答:“过去也很冷,但是也没见谁会冻死。在老家,穿上厚厚的棉衣,也能过。”在我的印象中,小时候冬天大雪纷飞,但是却设有寒冷的记忆。反而是工作后回家过年,经常冷得跳脚。我们早已习惯了外地的气候,回到老家就无法适应。

“

侯严峰

每当从葱绿的江南回到家乡山东烟台,走进家门,总是不由自主地扞摸进父亲的书房。书房是一间不大的北屋,摆放着一个不大的书橱和一张同样不大的写字台。

书房里,除了放置在书桌上的砚台、笔架,和一张父亲的遗像,就是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橱;书橱的一边,一个浅色塑料挂钩上,挂着一把民族传统乐器——二胡。

这是父亲的琴。

二胡已然蒙上一层薄薄的尘埃。只有那铜的琴轴、蟒的琴皮,还闪着旧时的磨光,看上去也还是那么的熟悉、亲切。

书橱两侧的墙壁上,贴着父亲抄写的琴谱,是瞎子阿炳所作著名二胡独奏曲《二泉映月》。简谱,一笔一画,工工整整。

默吟着这张琴谱,那如泣如诉的乐音,就在心里泉水般汨汨流淌。

1954年春节前,父亲第一次和母亲一起,来到龙口外公家的小村,带着还在襁褓中的二姐,看望寄养在外外公家刚满两岁的大姐。

临近春节,村里劳作了一年的乡亲们便热闹起来,在村边的麦场上搭了台子,唱起大戏,听说城里来的女婿会拉“胡琴”,不由分说,把正在为乡亲写春联的父亲请上了台子。

“胡琴”是乡里人对民族弓弦乐器的统称。那时的“胡琴”却也简陋,琴杆木质粗糙,用的是丝弦,调音的木制琴轴要么拧不紧要么容易崩弦,不似现今紫檀的琴杆,铜制的琴轴,品相极好的琴皮,还有质地纯正、松紧可调的马尾琴弓。

父亲并不打怵,提着把二胡走上了木板搭建的土台子。

早在抗战后期,16岁参加革命的父亲在胶东兵工局从事军工和宣传工作时,就经常参与文艺宣传活动。至今,家里还珍藏着一张发黄的照片,照片上,父亲身穿军装,披件黑色外衣,倚坐在地上,怀里揣着一把小提琴,神情散淡而执着;他的十几个战友也各自拿着不同的乐器,或站或立,围聚在一起。

60多年过去了,父亲拉“胡琴”的往事,还时常被

“

韩浩月

一款名为《旅行青蛙》的时间放置类手游在中国火了,连游戏的日本制作人都搞不明白,它为何一夜之间在中国市场爆红。

《旅行青蛙》的游戏规则很简单,给收养的蛙起一个名字,按时收获三叶草,用三叶草置换青蛙出门旅行的必需品就可以了。

规则简单,但颠覆性却很强,因为《旅行青蛙》一反以往的玩家对游戏的强控制力,青蛙从不看“爸妈”的脸色,想要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一句话不说就会离开家,好在青蛙会从世界各地寄来明信片,以安慰那些牵肠挂肚的“爸妈们”。

咨询了一下身边的中年人,尤其是有孩子的人,玩这个游戏的很少。为什么不玩?很简单,家里的孩子已经够操心的了,刚刚拿起手机,娃娃便会问“爸爸(妈妈),手机重要还是我重要”,在这种情况下,再把心思用在一只电子青蛙身上,怎么说不过去。

有孩子的人,爱心是有去处的,虽然繁琐的生活,也日益在消耗着耐心、破坏着情绪,但每每看到那个活泼的、顽皮的、精灵古怪的娃儿,就算下班后有再多疲惫,也会在逗娃的瞬间烟消云散。

至于那些追捧《旅行青蛙》的用户,大多数是年轻人,这可以理解。对于年轻人来说,养一个电子青蛙,为那点无处释放的泛滥爱心找到一个流淌的渠

# 为孤独的养蛙人画像

道,也是减轻压力、寻求情感愉悦的一种方式。

如果用“佛系青年”这四个字,作为《旅行青蛙》的用户画像,则会很容易找到这个游戏受欢迎的原因。很简单,一个电子蛙儿子,可以激发都市年轻人的爱心,对一种虚拟的亲亲子关系展开浪漫的想法,同时,蛙儿子追求的诗与远方,也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年轻人生活方式上的一种“欲求不得”。

年轻人恐惧复杂的社交关系,追求轻松的情感交流,这种精神状况也通过《旅行青蛙》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。游戏青蛙与用户之间,建立的情感关系是简单且纯粹的。游戏尽可能地压低了用户的游玩时间,有时候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了解青蛙的状态,这从潜意识里减轻了用户的负担,用户几乎不用付出什么,就能得到一份超乎寻常的情感回报。

最重要的是,无论用户在着迷于这款游戏时投入得有多深,这都是一份随时可以叫停的情感。对于用户来说,没有什么比这种情感付出更为安全、更为容易抽身而出了。人们为了一款游戏而产生感性的认知,但已经训练有素的理性,却会在合适的时候告诉他们,当这款游戏被无情地按下删除键时,蛙们不会受伤,用户本身也不会受伤,大家会心安理得地遗忘。

从前有种说法叫“独生子女是自私的一代”,然而在当下,“自私”不再是负面词汇,甚至在众多年轻人看来,这是一种别人无法干涉的权利。在他们看来,拒绝不必要的责任的同时,不给别人添麻烦,

在经济与情感上均实现自给自足。《旅行青蛙》下载量如此之高,表面上看是用户们爱心泛滥,其实冷静地看,当人们的情感越多地流向冰冷的游戏,他们对现实情感的关注,相应地必然会减少。但对于年轻人的这种逃避,也没法作出指责,在一个人人有压力的社会,有时候能够主动选择一种减压方式,或朋友送上祝福更为合适。

朋友说这几天蛙儿子刷屏的信息减少了,在最初的兴趣点过后,《旅行青蛙》会如同其他过时的情怀小游戏一样,慢慢被用户淡忘。所以,越喧嚣越孤独,不仅可以用来形容人们与《旅行青蛙》,也可以看到未来那些迎合人心的游戏产品。《旅行青蛙》在治愈人的孤独这一方面,是有效但却注定短暂的,渴望长久陪伴,是人类内心潜在最深的情感需求,这是电子游戏所无法承受之重。

恐惧婚姻,拒绝家庭,生子欲望极低,及时行乐心态鲜明……年轻人族群的性格业已形成,这不是当下中国年轻人的问题,而是日本、韩国、欧美青年们的一致状况。对此过度担忧也没必要。甚至要清楚地认识到,传统与文化的力量,已经无法更好地影响年轻人,他们的成长环境,他们接受到的信息,已经形成了专属他们自身的独特的时代性格。

因此,对待这些孤独的年轻人,也应该像他们对待旅行的青蛙那样,学会放手,学会祝福,愿他们能够在瞬间万变万化的生活中,找寻到真正的幸福。

“

“

“

地话题

“

“

《旅行青蛙》在治愈人的孤独这一方面,是有效但却注定短暂的,渴望长久陪伴,是人类内心潜在最深的情感需求,这是电子游戏所无法承受之重